



下  
册

各  
卷

锦衾灿兮

下册

蓬莱客 / 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锦衾灿兮 / 蓬莱客著. —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8. 11

ISBN 978-7-5699-2721-4

I. ①锦… II. ①蓬…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46419号

## 锦衾灿兮

JIN QIN CAN XI

著 者 | 蓬莱客

出版人 | 王训海

选题策划 | 赵雷

责任编辑 | 张科

特邀策划 | 码码 李姣姣

装帧设计 | 不绿不蓝 西少

责任印制 | 刘银 姚春

出版发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136号皇城国际大厦A座8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955 64267677 57735442

印刷 | 三河市嘉科万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0316-3156777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本 | 880mm×1250mm 1/32 印张 | 15.5 字数 | 469千字

版次 | 2019年1月第1版 印次 |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 ISBN 978-7-5699-2721-4

定价 | 62.00元(上下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章	第十九章	第十八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六章
377	361	343	321	303	281	265	245
	第三十章	第二十九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四章
	475	463	449	435	421	405	393

第  
十  
六  
章

王城之外二十里地，有一座专供诸侯入王城朝觐前落脚的舍馆。

阿玄在舍馆中稍作整休，春为她梳妆更衣。

舍馆外已经停了一辆玉辂华盖车，稍后，王子跃将和王姬换乘此车，一道进入王城。

这一天，王城之外的千里郊野，大片田地龟裂，土地干涸，太阳依旧悬在头顶，天边的云层，总是刚聚起来就被风吹散，让人看了心里绝望。但对于王城的国民来说，这一天依然是个特殊的日子。

通往王宫的那条蹊道修得宽阔又平整，能容十二马并驾齐驱，而诸侯国王宫前的路，最多只能允许九马并驾。

从周朝立国至今，数百年来，王民曾无数次地看到来自各国的诸侯被马车载着，在这条道上来来去去——他们见惯了紫气贯日，万邦来朝，也习惯了王气黩黩，王庭冷落。

洛邑城里的王民，早已经四平八稳，宠辱不惊。

但今天却不一样，当那辆载着王姬的玉辂车被引入王城，由远及近地进入视线，道路两旁的民众渐渐地起了骚动，所有人都屏住呼吸，到了第二天，关于王姬稀世美貌，风华绝代的消息就轰动了整个王城，渐渐扩散到了附近的城池。

周国的国民们从看到王姬的第一眼，就更加相信那个王姬就是天命所归的谶言，期待她的回归能为周国重新带来上天的恩德。

阿玄面带笑容，便是如此，在身后无数道热切目光的注视下，步入了洛邑的王宫。

王宫位于王城正北方向，占地广阔，高高地坐于夯土台基之上，高台连叠错落，宫殿飞檐翼角，远远望去，充满令人不敢仰望的巍巍王者之气，然而，入宫门，尤其是到了后宫殿室，入目却是朱漆剥落的楹柱，黯淡无光的金钲衔璧，以及随处可见的因风雨侵蚀褪了色却还来不及修补的宫墙文画。

两相对比，愈显王气颓败。

少了大部分诸侯国的纳贡，只靠周国井田的产出，周王捉襟见肘，可见一斑。

阿玄的父亲周王此刻并不在王宫之中。

青年时代的宏图壮志遭受打击之后，周王便如折了翅膀的鹰，渐渐对什么也不大感兴趣了，后宫之中，除了当年迎王后时一并入的那些妃嫔，这些年再没添过新的面孔，国事也不大理——事实上，周国这些年，也根本没什么非要周王亲理的政事，国里的杂事，自然是天官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等林林总总大小卿士的职责，而出了周国国境，对外面那些个个自立为大的诸侯，周朝卿士无能为力，周王索性也不闻不问，一心沉迷祭祀占卜之事。

他最宠信的官员，不是大宰甲臣，也不是司徒泄猛，而是大卜、诅祝、司巫、神仕。

周王不爱女人，不爱钱，天下诸侯也不给他面子，他唯一看重的，就是周国国民对自己的评价。

譬如去年，周国公田所出上缴入国库后，他下令给耕种公田的国民每户多发一豆麦，第二天派寺人出宫四处探听国民评价，听到寺人回来转述那些褒奖之辞，唯有这样的时刻，周王生平的郁懣才会得以暂时消失，获得一种身为天子的

满足之感。

这些年，国民对他从无怨言，周王对此颇多自喜。

诸侯那里，周王毫无威信可言，这没关系，只要得到国民爱戴便可。却没想到，继十七年前的那次大挫之后，老天如今又不给他这个天子颜面了，国中大半年没有下雨，周王也听说了国民渐渐对自己不满，心里既憋闷，又委屈，这些时日，干脆带着卿士出宫，亲自祭天于南郊，夜以继日，为表明自己请罪自责的赤诚之心，甚至接连多日去舍露宿，此刻还没回来。

周王既不在宫中，阿玄一人王宫，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去燕寝看望息后。

来的路上，姬跃告诉过她，母亲息后因为思念她，卧病在床。

当年周王对王姬心生杀念的时候，倘若不是息后爱女心切，送她逃出了宫，如今也不会有她的存在。

阿玄深知这一点，故经由姬跃之口得知息后对自己的思念，便存了要好好侍奉她的念头，以报生母恩情。

一开始，她确实只是存了这样一个简单的念头。毕竟，息后虽是她的母亲，但对于阿玄来说，也只是一位血缘认知上的母亲，比起这位素未谋面的王后，从小抚育了她的夔父、隗母，才更像是她真正的父母。

但是这种生疏之感，在阿玄被带入后寝，见到那个妇人的第一眼起，就消失了。

病榻上卧着一个女人，尽管病了很久，容颜憔悴，瘦得也皮包骨头，但阿玄依然能够在她的面容上依稀看到几分自己的影子。

她非常虚弱，阿玄入内的时候，她睡着了，一动不动。

跃走到息后的病榻之侧，正要轻声唤醒她，阿玄向他摆了摆手，坐到了床榻之侧，轻轻握住了她的那只枯得可见青筋的手。

她的指很凉，阿玄温暖的皮肤和她贴在了一起，她仿佛立刻有所感应，眼皮动了几下，终于慢慢地睁开眼睛，视线落到阿玄的脸上。

一开始，息后的目光是茫然而虚散的，似乎并没有聚焦的所在，但很快，她开始清醒了，目光望着阿玄，一动不动。

忽然，她的目光变得清明起来，瞬间便溢出光彩，她的嘴唇翕动了一下，似乎想发出声音，却说不出话，又动了动身体，想撑着坐起来。

阿玄扶住了她的肩膀，扶她慢慢地躺了回去。

“母亲，我回了，往后你可呼我为玄。”

阿玄紧紧地握住她的手，面带微笑，轻声地对她说道。

息后双眸一眨不眨，定定地望着阿玄，渐渐地，原本干枯的眼眶中，泪光闪现。

“玄……我的女儿……”

她喃喃地低语一声，唇角露出笑容，一滴眼泪顺着眼角，倏然滚落下来，随即反握住阿玄的手，紧紧地握住，眼睛一眨不眨，仿佛一个松手，一个眨眼，她牵肠挂肚了十七年，好不容易回来的女儿就会从她的面前再度消失。

“玄……玄……多好听的名字啊……我的女儿，生得真美……”

她喃喃地念着阿玄的名字，一遍又一遍，含笑看着她，眼泪却汹涌而下。

阿玄凝视着面前的这个妇人，胸腔深处的某一个柔软角落里，慢慢地涌出一种欢喜又酸楚的情感。

她想起夔父，想起隗母，想起从前经历过的种种生离和死别，当面前这位思女心切的母亲用她枯瘦的手怜爱地轻抚她如花朵般娇美的面颊时，她将脸靠了过去。

“母亲……”

阿玄再次轻唤了她一声，眼眶也随之湿润了。

跃在旁，定定地看着自己的王姊和母后，春已泪流满面，拭泪来到床边，笑道：“王姬归来，王后身体想必也能康复，此极大的喜事，莫再流泪。”

阿玄为息后擦去泪痕，柔声道：“母亲宽心，女儿往后会服侍在旁，母亲身体一定能康复如初。”

息后缠绵病榻，起源还是心病，如今王姬寻了回来，心事一去，精神便好了不少，吃了阿玄为她诊病后所开的药，握着阿玄的手，慢慢地又睡了过去。

跃出城，来到周王已经居留了半个月之久的祭场，向他禀告王姬之事。

据巫司言，求雨已至紧要关头，周王不敢离开，恐前功尽弃，便命跃先回，



称求得甘霖，他再回宫。

阿玄一直陪侍在息后身边。直到天黑，息后服药后沉沉睡去，她才回到春为她准备好的寝殿里。

白日阿玄入后宫的时候，看到后殿不少边边角角都露出了破败的迹象，但她住的这间寝殿，或许周王之前特意命人重新修缮过，内里光鲜亮丽，锦榻宝帐，玉几香炉，无一不显精美。

阿玄沐浴过后，屏退侍女，上榻睡觉。

这一路上，她所乘的马车虽也算舒适，但毕竟长途行路，接连近一个月，有时夜晚宿在了馆舍，做梦却都还是在马车里颠簸，今日终于抵达，此刻夜也深了，难免感到疲劳。

半夜，阿玄蒙蒙眈眈时，被远处天边的一阵闷雷声给惊醒了。

她睁开眼睛，侧耳细听。

片刻后，伴随着窸窣窸窣的声音，仿佛有一张细密的网从天而降，由远及近，罩在了庭院花木的枝叶上，接着，又落在了阿玄头顶的瓦片上。

阿玄披衣下床，来到窗牖侧旁，打开窗。

一阵混合着泥腥之气的水汽朝她迎面扑来，风卷起她的衣袂，直扑室内的紫罗帐幔，悬于床前的一串琉璃珠幕左右摇晃，珠串相互撞击，发出悦耳的叮咚之声。

有瓦当被狂风卷下了檐顶，“啪”的一声落在了阶前，碎裂成了两半。

“天降甘霖，佑我大周——”

远处不知来自何处的哪个角落，忽然隐隐传来一声欢呼，虽听不大分明，却掩不住语气里的狂喜之意。

干旱了大半年的周国，终于在今夜迎来了一场大雨，当夜举国不眠，国民争相搬出家中盆罐露天接蓄雨水，庆贺直至天明。

周王连日苦苦求雨，为表赤诚，夜间甚至露宿于野，到了这个晚上，天边云层渐渐厚积，四野狂风大作，随着天边起了一道闪电，滚过闷雷，一滴带着凉

意的水滴砸在了他的额头上。

他呆了一呆，抬手摸额之际，身后已响起一道颤抖的大喊：“天降甘霖，佑我大周！”

出声的是个大夫，随了周王在此露宿多夜，早已苦不堪言，喊完激动跪地，其余人纷纷效仿，祭坑前的巫祝们舞得愈发淋漓，缭绕冲天的浓烈青烟中，久违了的雨水终于从天哗哗而降。

周王在大雨中乘王驾回宫，从野入城，国民门户大开，沿途载歌载舞，耳边充斥了“天降甘霖，佑我大周”的呼喊声，赶回王宫，甚至来不及更衣，立刻便命寺人徐丑将王姬唤来。

阿玄住的殿室之外有道廊庑，廊前砌一荷花方池，池底暗径曲通洛水，因久旱，白天阿玄经过，看到池中水已枯竭。

夜雨忽来，阿玄再睡不着觉，一直醒着，闭目听着落雨，天快亮的时候，耳畔渐渐起了流水之声，想是洛水终于因雨丰盈，于是这王宫之内的荷花池也再度盈了活水。

春来了，说周王回宫。

阿玄便起身，更衣完毕，被春带着，穿过那方渐渐盈水的荷池，来到了周王日常所居的小寝。

此时天蒙蒙亮，因雨还未止，帷堂里灯火通明，阿玄看到一个中年男子立于堂中，面白蓄须，身材发胖，一团和气的样子，若不是体穿王服，实在有些看不出来，他便是周王，自己的生身之父。

他应该已经连日没有休息好了，眼睛下挂着疲乏的眼袋，但精神看起来却极其亢奋，颧骨上甚至染了一层看起来不大健康的红晕，从阿玄出现在他面前的那一刻起，他便盯着阿玄看。

“父王——”

阿玄迟疑了下，终于叫了他一声，带了一丝丝不自然。

“哈哈——”周王忽然大笑出声，双目映了灯火，闪闪发亮。

“玄，汝名为玄？极好！今日起，汝便为我大周王姬，昭告周国，普天同庆！”

大雨下了一夜，天明止。

为庆王姬归宗，周王大赦天下，举国国民沉浸在了欢欣的气氛中，阿玄回王宫的头三天，一直都在燕寝中陪侍息后，别的地方一步也未曾去。

第四天，周王带她出城，至南郊寰丘举行谢天祭礼。

上天应求降下甘霖，天子自然要再次祭拜，以表谢意。

这两天，中间陆陆续续又降下了几场雨，干涸了的洛水再次丰盈，汤汤东去，阿玄坐在周王的身边，坐着一辆华丽的六驾王车，在前后卤簿的拥簇之下出了城。

王城之外的大片田野已经吸足丰沛雨水，农人抢最后的农时，忙着犁田播种，到处都是忙碌景象，见到王驾出城，纷纷聚来，于道旁向周王和王姬跪拜。

看得出来，周王心情极好，看着阿玄的目光，简直是个真正的慈父。

冗长而繁复的祭礼完毕后，周王又叫阿玄再次登车同归。

方才祭天时，寰丘之外也聚集了许多自发而来同向上天表达谢意的国民，由甲兵挡在外围，一眼望去，密密麻麻，到处都是俯伏跪拜的身影。

阿玄随周王登上了王车。

御者驾马，王车缓启，阿玄视线无意扫过民众的方向，一定。

她看到一个灰色身影夹杂在道旁的国民当中，和旁人一样，那人也俯伏跪拜于地，但和旁人垂首低头不同的是，他恰抬起了脸，两道目光，与阿玄撞到了一起。

虽然中间隔了一段不算近的距离，但阿玄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

她吃惊极了，一下睁大了眼睛。

那人竟然是隗龙！

离开丘阳之前，庚敖答应过她，立刻将隗龙释为无罪提回，并且表示要留他重用。

他说“留他重用”的时候，表情一本正经，阿玄当时也就懒得戳破他了，因为息后卧病，她也等不及隗龙回来见面，匆匆便动身上路了。

她是于一个月前离开丘阳的，按照她的估计，隗龙此刻应当就在丘阳。

这几天，息后病情稳了不少，阿玄渐渐也安顿下来，正想着隗龙。

她想和他见上一面，问问他自己的意思。

倘若隗龙愿意留在庚敖那边，就让他留下。

倘他不愿意，那她就向庚敖要人。

却无论如何也没想到，隗龙此刻竟然现身于此，而且看他样子，似乎还是潜逃来寻自己的。

难道中途又出了什么她不知道的意外？

阿玄急忙转头，指着隗龙对周王道：“父王，那人是我从前在秭地的阿兄，请父王容我带他回宫。”

周王循着阿玄所指，看了一眼远处的那个布衣青年，不以为意：“阿兄？你只有王弟，何来的兄？他若特意来寻你，余命寺人赐些赏物，叫他离去便是！”

阿玄道：“从前我漂至赤壁，若非遇他母亲相救，便无今日之我。”

周王回头又看了一眼，终于勉强道：“也罢，叫他跟来吧。”

寺人过去吩咐了一声，隗龙从地上起身，随寺人入了随扈之列。

一回王宫，阿玄立刻命人将隗龙带来。

荷池之畔，隗龙望了阿玄片刻，慢慢屈膝，向她跪了下去。

阿玄急忙上前，一把扶起了他：“阿兄，连你也和我见外了吗？”

隗龙沉默了片刻，忽道：“好，只要阿玄往后还叫我阿兄，我便做你一辈子的阿兄。”

他的语气坦然无比。

阿玄此刻的心情，却是复杂无比。

从小到大，隗龙一直默默守护她，数次不顾安危寻她，这样的深情，他虽从未在她面前用言语表露过半分，但她并非草木，又怎可能一无所知、毫无感动？

浔邑城外的那天，倘若不是最后功败垂成，她已随隗龙脱身而去，那么往后或许她就会嫁给隗龙，从此隐没于世，做一对这世间虽平凡却安心的夫妇。

但命运却一转再转，再次相逢，她成了王姬，听到这样一句话从他口里说出，阿玄除了感动、心酸，抑或也夹杂了几分愧疚。

“阿兄……”

阿玄唤了他一声，停住，不知该说什么。

道谢的话，此刻也是如此苍白无力。

隗龙仿佛觉察到了她的情绪，道：“阿玄，我向来便视你为阿妹。如今你还愿意叫我一声阿兄，我已经很是高兴了。”

阿玄压下心中的情绪：“阿兄，我离开丘阳之前，穆侯曾许诺释你无罪，但看你方才的样子，莫非你是自己逃出来的？”

隗龙略一迟疑：“阿玄，穆侯真要求亲娶你为妻了吗？”

阿玄未应。

他注视了她片刻，释然般地微微一笑：“如此便好……”他顿了一顿，“那日于浞邑城外，我其实瞧了出来，你对他亦是……”

“阿兄！”阿玄打断了他，“你怎会找我到了洛邑？他没有放你？”

隗龙道：“之前我被人囚在西垂矿山里，想起那日情景，一直担心穆侯对你不利，故想方设法逃了出来，到了丘阳，知你成了王姬，穆人都在传穆侯欲求亲于你，我便又到了洛邑……”

他面露后悔之色：“我起先不信，因太过匪夷所思，原来都是真的。阿玄你竟是周室王姬，穆侯也是要立你为君夫人的，这样就好。早知如此，我便不出逃了，万一因我所为对你有所不利，我便是万死也是不辞！”

阿玄微笑道：“阿兄怎如此作想？你记挂我的安危，我感激万分，看到你平安无虞，我高兴还不及。往后你哪里也不要去了，留下可好？”

隗龙沉默了片刻，道：“阿玄，你如今一切都好，我便也无所牵挂了。王宫非我适留之地。穆侯既赦我无罪，我便就此告别。”

阿玄一怔：“你去哪里？”

“秣国虽不在了，赤霞却依然还在。我母亲死前，心心念念便想归往故土。我去狄道将她遗骨收了带回赤霞，那里若是还能安居，我便落脚下来。”

阿玄沉默片刻，点头：“既如此，我便不再强留阿兄。往后若有机会，我会回赤霞去看阿兄，还有义父和隗媪。”

隗龙含笑：“阿玄你要保重。往后若是有任何用得着阿兄的地方，派人去赤

葭唤我一声便是。”

阿玄眼眶泛红，强忍哽咽，点头道：“我记住了。”

阿玄亲送隗龙出城，目送他的身影渐渐消失，久久停驻。

王子跃陪她出城，轻声道：“阿姊，该回了。”

阿玄转头，见他正望着自己，便微微一笑，登上了车。

跃和她同车，路上不时看她，似是欲言又止，阿玄便问：“怎么了？”

跃迟疑了下。

从小到大，他就是个孤独的人，他的想法从不会告诉周王，也不会向自己的母后倾诉。

但是看到王姊的第一眼起，他便对她生出了一种强烈的亲切之感，犹如见到了真正的亲人。

他喜欢她和自己有几分肖似的容貌，喜欢她那双明亮的眼睛，喜欢她说话时不疾不徐的语气，他总觉得这个在外过了十七年的王姊和别人不一样，不管他以后做出什么样惊世骇俗的举动，可能招致来怎样强烈的反对，她一定能够理解他，也能支持他。

他更渴望自己有一天有足够强大的能力，强到能够去保护他这个美丽的王姊。

他终于对上了阿玄的目光，说道：“阿姊，宰夫买正替那庚敖向父王提亲，晋公子颐的使者也来求亲了。父王决定不下。”

循礼，诸侯或使者抵达王城，不得立刻入内，须得等待周王召见，故那日阿玄入王城之时，宰夫买留在城外的舍馆里候着。

烦扰周王许久的旱灾之困得以缓解，周王终于松了一口气，又听宫正来报，说宰夫买此行缴清了去岁欠下的纳贡，这日便命人将他引入城，于王宫面见。

宰夫买恭敬行过拜礼，呈上束帛玉璧，先为穆国去岁未能及时纳贡之事解释了一番，说是一直忙于战事，请周王见谅，旋即禀告王姬之前与穆侯立有婚约，道：“穆侯本欲亲来向天子求亲，奈何西陲依旧不宁，戎人再次作乱，穆侯代天

子戍边，无暇分身，故派臣下代求，盼王上允婚。”

召见宰夫买之前，周王已经见过了晋国使者，知两国都有意求娶王姬。

他心里其实并不是很乐意。

经此一场及时雨，他想起从前巫卜所言的王姬“中兴周室”之卦，心里便又相信了几分，好容易才刚寻她回来，不管是庚敖还是公子颐，周王此刻都不想点头。

何况，就算穆国这回顺道缴了欠他的纳贡，周王心里的那个疙瘩依旧还在。

按照礼制，庚敖继任穆国国君之位，应当亲自入周国朝觐，得周王之封，如此才算名正言顺地继位。

但他压根就没理周王，别说亲自入周，连个使者都没来过，周王未免耿耿于怀，对庚敖便极是不喜，即便他想嫁女，也丝毫没有要将王姬嫁入穆国的念头，面上却没过多表露，只含糊地说道：“王姬刚归宗室，王后病重，此时不宜谈婚论嫁，你可先回国，日后再议。”

宰夫买看出周王的推脱，也知晋国求亲使者已至，昨日便与自己一同居留于城外的舍馆，今日一早，自己还在苦等天子召见，他一个后到的却比自己先得了召见，当着他的面，趾高气扬地出了舍馆登车入城，恐事有变，便又道：“王上所言不无道理，只是王姬归宗室前，曾居留鄙国，与我国君情投意合，倘若不是事出意外，王姬此刻当已被立为我穆国君夫人，我穆国国民无不盼望天子嫁女入穆，此为无上之荣耀，望王上许婚，以慰我国民仰望周室之情。”

周王不悦道：“此一时，彼一时，那时之事，此时如何做得了数？你不必再多说了。退下吧！”

言已至此，宰夫买无奈，只得先出。

此次求婚，临行之前，不但君上对他殷殷相托，更糟的是，穆国朝堂内外，连同国民都已知晓，国君很快将要迎娶王姬，虽大战在即，国君离开国都之前，却还不忘命大司徒立刻选址，不惜耗资以木兰香木造木兰宫，为的就是迎娶王姬，却没想到自己到了这里，在周王面前碰了个软钉子。

若辱命而归，甚至王姬倘若被许给了别国，到时消息传来，这让君上的颜

面往哪里搁？他回去又该如何交代？

宰夫买被寺人引出王宫，心事重重，行至应门旁，忽见前方立了一个女子，可不就是王姬？

他方才正想着是否想个法子和王姬见上一面，探探她的口风如何，却没想到抬头就在这里遇到，看她样子，似是特意等着自己，忙赶上前去，向她见礼。

阿玄微笑颌首：“宰夫护送我至此，一路辛苦，我甚是感激，已命人备了谢礼送往舍馆，舍人也将宰夫所乘马车内外检过一遍，配以良马。宰夫年事已高，回程还请多加保重，勿过于辛劳。”

宰夫买听她关切自己，甚是感动，忙道：“多谢王姬垂怜，臣无妨。只是臣有一事，正要告知王姬……”

他看了下左右，靠过去些，低声将方才见面周王的经过说了一遍。

“王姬当也知，临行之前，君上将求亲之事交托于我。如今周王不允，回去臣该如何向君上交代，王姬可否指点一二？”

阿玄从袖中取出封起的一卷帛信，递了过去，微笑道：“宰夫回去见了君上，代我将此书转交便可。”

宰夫买知再留下也是无用，不如回去早些禀告国君，原本正愁自己此行辱命，回去不好向国君交代，见王姬考虑妥当，早有预备，这才稍松了口气，忙双手接过藏起，感激道：“多谢王姬，臣回去了便转交君上。”

既得了王姬亲笔手书，宰夫买便匆匆离宫，思忖明日一早动身上路，片刻后，行至通往城郭的内城门口时，马车忽一个急停，宰夫买丝毫没有防备，人险些扑在了车舆地板上，未免气恼，质问：“何事？”

“禀宰夫，去路被阻！”御者慌忙告罪，“本应对方让道，他却直直挤入，小人闪避不及，惊扰宰夫，罪该万死！”

宰夫买定了定神，掀起前帷看了一眼。

自己出城，对方进城，自己的马车已在城门门洞中央，对方却还硬生生地夹挤进来，分明就是衅事的姿态。

他已认出，对面的便是晋国使者上大夫夫留所乘的马车，车体宽大，威风



凛凛，占了城门三分之二宽。见对方死死堵在那里，皱了皱眉，也不欲多计较，正要命御者后退先让对方通过，却见对面马车的车帷被一手掀起，一人探头而出，以手指着前方，怒斥身前御者：“前方谁家犬马挡道？还不速速清道！”

宰夫买认出此人便是夫留。

城门被堵，四周已经聚了不少围观的周国国民，在旁指指点点，听他如此公然指桑骂槐，以犬马讥嘲自己，忍住怒气，道：“原来是晋人挡道。却不知何时起，晋人竟自比犬马？”

他话音落下，城门附近一片大笑。

这夫留迟于宰夫买来至洛邑，却早于宰夫买在昨日得了周王召见，本以为凭着晋国对周王一向的抬举，求亲之事十拿九稳，却不想周王如同泥鳅般滑溜，既不拒，也无允婚的意思，他无果而出，一早见宰夫买被召入城，本就放心不下，没多久，又看到有寺人送来布帛绢丝，说是王姬给宰夫买的赐品，舍人又为宰夫买更换良马，再想起之前公子颐入穆求亲被拒一事，新仇旧恨，心中不忿，也不惧并无周王之召，带了人驱车便来到内城门口，买通门人，候在另头，远远看见宰夫买的马车来了，觑准时机便冲了进去，将他堵在了门洞之下。

他本想当众羞辱穆人，却被宰夫买反唇相讥，见围观周人哄堂大笑，面皮禁不住一阵红一阵白，喝令一声，随即便操起预先准备好的棍棒冲了过来，冲突顿起。

门洞窄小，无处腾挪，后路又被事先买通的周国门人所挡，宰夫买所带的随行也不过寥寥数人，抵挡不住对方数十人一哄而上，一阵乱殴，等晋人得胜扬长而去，宰夫买的几个随从不但全都受伤倒地，无一幸免，混乱中连宰夫买自己的额头也被对方敲了一棒，头破血流。那几个暗中帮晋人的周国门人却仿似事不关己，只袖手旁立，一副看笑话的姿态。

穆人向来凶猛勇，去年对楚一战，为夺南陵，战至红眼，冒着楚军如雨箭簇，穆人竟光头袒胸冲锋陷阵，面颌贯箭犹奋戟向前，方才实是事出突然毫无防备，加上对方数十人齐齐而上，这才吃了个明亏。

无端端竟招来如此一场折辱。

宰夫买被扶起，以帕压额止血，回到舍馆，剩余随从得知经过，无不暴跳如雷，